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九二回 二賊匪倉屋棲身 眾英雄園中演技

話說濟公、周仁、周義、周信、褚彪正同祝三公吃酒，祝三公他是守酒戒的人，便以茶代酒，談談說說，為最祝三公同周家弟兄投機不過。正在極樂的時候，忽然祝三公說了忘掉一事。看官，你道他忘掉一件什麼事呢？此時祝三公同周家弟兄透談之後，知道錢志同蓋世豪實係小西天的賊匪。祝三公這人本來是嫉惡如仇，覺得這兩人既是逆賊，何能再留人世？初時貪著陪周家弟兄南長北短的談，幾乎把兩個人都忘卻了。及至忽然記起，隨即就跑到外面。只見一眾莊漢圍住那二人，就同看笑話一般。一個個的見祝三公到來，都向旁邊讓開。祝三公近前一看，但見錢志坐在地下，蓋世豪站在旁邊，口也不開，手也不動，同泥塑木雕的沒有二式。祝三公近前問道：「我問你們這兩個逆賊，世界之上那樣功名趕不到，那樣衣食穀不著，偏偏要同賊匪造反？你去遠走高飛做賊做匪也就罷了，偏偏還要尋上我的門，子午卯酉的還恨不得要把我也帶了下水！」說到此處，不由得氣沖牛斗，吩咐莊漢道：「代我把兩廝捆起來！」兩旁莊漢一聲答應，便如狼似虎的上前就去動手。尋知你去拖這個也拖不動，他去拖那個又拖不動，先前三兩個人拖一個拖不動，後來四個八個人拖一個還是拖不動，彷彿就同生了根的一般。祝三公那知是濟公的定身法，以為他二人用了吸地的功夫，故意的賣弄本領，不覺衝衝大怒。大罵道：「膽大的逆賊！死在頭上不覺，還在我面前來賣弄賣弄呢。」隨即卷一卷衣袖，走到蓋世豪面前伸手拖著手膀，就勢一扯，只聽「波咋」一聲，蓋世豪「哇」了一聲，一隻膀臂登時拉斷，還是動也不動。再為仔細一看，不但二人身子不動，連眼珠都是定的。暗道：真個奇怪，這是得的一個什麼病？我倒不清楚呢。

正然同一眾莊漢疑三惑四的猜詳，只見濟公笑嘻嘻的跑來說道：「可是被你拉斷一隻膀臂了嗎？」祝三公道：「聖僧因何曉得的呢？」濟公道：「俺還有個不曉得！我且問你，你預備怎樣處治這兩個賊匪？」祝三公道：「老拙預備叨些恩典，賞他兩個整屍罷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俺的意見，老英雄可莫造次，現在一個已經傷手，一個已經傷腳，都實是兩個殘廢。就煩老英雄將他派人拘管好了，這二人算是大逆的欽犯，應派明正典刑方合正理。」祝三公一聽，連稱領教。心中又想道：據聖僧這「欽犯」二字的說頭，斤兩擔任不淺，我家又無拘留罪人的地方，倘有疏虞，如何是好？忽然又想道：祝三公你好呆，現成的文章換個題目，你倒不會做了。隨即從腰間掏出兩副金鋼圈，將二人套起，著莊漢仍將二人關在倉房裡面。也可奇怪，此時兩個莊漢搬一個，輕輕巧巧搬了就走。祝三公格外奇異，便親隨莊漢將二賊收進倉房，仍同濟公一同進裡。

此時祝三妹已由茶館回來，祝善、祝慈一到前面，看見這樣情形，忙暗暗喊了一個伶俐莊漢問了實在，隨即跑到後面說知三妹。三妹這人他是大方慣的，不像人家婦女羞羞答答，怕見生客，他得了這信便暗暗喊了幾句「菩薩有眼睛」，當下也隨兩個哥哥走到外面。由濟公起，都見了一見常禮。濟公故意的說道：「俺說大宋營裡還少一員女將，方能破得金光寨，那知還在這裡。」祝三公道：「鄉間婦女，雖懂得幾手拳棒，那能衝鋒打仗，聖僧不免誇獎太過了。」周義道：「老英雄不必過謙。在下看女公子這樣風度，卻同我們敵營的四位女將軍正相伯仲。」祝三公道：「請問貴營是那幾位女將？」周義道：「就是楊將軍的夫人，一名韓毓英，一名哈雲飛；菊文龍的夫人，一名李彩秋，一名邵素秋。」祝三公見說，忙問道：「這菊文龍可是菊天華的兒子嗎？」周義不知究竟，一時答不出來。周信道：「在下等因相識未久，尚未知其家世。」祝三公道：「某想菊天華可算同老拙總角之交，如今他的兒媳居然都出來乾功名了。」說著便向祝善、祝慈望了一望，歎了一口氣。其時大眾酒點已吃完了，只剩下濟公一人在上面飲酒。莊漢便將杯盤碗碟重重又疊疊寶塔似的端了要走，卻然祝三妹見了父親這樣傷情，便站起叉手進前道：「父親勿憂，女兒若不能掙扎個榮封，誓不立於人世！」那知手這一叉，恰巧把一堆碗碟碰著，由周信身旁落下。周信手健眼快，轉身提了衣角一兜，卻一樣都不曾殘缺。祝三妹說了一聲「造化」，祝三公把周信一看，也覺得這人誠實可靠，心下卻就有一個意思，卻不曾說得出口。濟公對祝三公相了一眼，點一點頭說道：「好的，好的。」

祝三公微微一笑，故意的問道：「聖僧說什麼好的？」濟公大笑道：「俺也不曉得什麼好的，俺只曉得你心裡那個意思是好的。」祝三公又笑道：「果真好的，老朽也放得心了。」此時兩人言來話去，就同打的啞謎一般，周家弟兄同褚彪只在旁邊翻眼。

過了一會，周仁便起身說道：「愚弟兄荷蒙照拂，叨擾多端，但因將令在身，不敢羈留。回了營次，自當將老英雄的功德稟明主帥，備禮來聘。愚弟兄就此告辭了。還有兩名賊匪，可否賜愚弟兄帶回交令，更為感激。」說著便站起身來奉了一揖，就要出外。祝三公連忙一把拖住，說道：「壯士說那裡話來，貴人光顧，蓬革增輝。老朽還未盡東道之誼；至少歡聚三日方得動身。」周仁道：「老英雄不必固執，後會有期。想某等在此，元帥同將軍不免懸懸掛念。」說著便望著濟公，周仁心中即含著周信同祝三妹婚姻一句話，因此不知是好不走是好，所以望著濟公。

此時濟公卻然燒酒狗肉吃得適意不過，便唱道：

盤山谷，盤山谷，有女顏如玉。阿誰得享椒房福？紅絲一線牽，萬里結良緣。

一對英雄成眷屬，俺和尚吃不盡酒和肉。

濟公唱畢，便哈哈的向周仁道：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俺和尚算定還有幾石酒派俺們吃呢。可能丟下把人消受嗎？」祝三公大笑道：「這才是的。」周家弟兄細將濟公所唱的話細細一想，知道其中意思，也就不忙著要走。褚彪格外是有酒有食，睡在棉花包上，落得快活的了。就此過了兩天，祝家自然是頓飯成席，恭維不過。

周家弟兄同祝善、祝慈、祝三妹都過了熟識起來了，不時就在後園裡操練操練武藝。

這日午後，祝三公飯後無事，見自家兒女、一班壯士都不在面前，以為他們一定約了出外游村玩景去了。濟公他始終酒完添酒，肉完加肉，自斟自飲，高興起來便唱歌，連話都不同人說。祝三公覺得同他也沒什麼攀談，便一人跑進後園，預備做一套功夫消遣消遣。那知才進國門，就聽裡面嘻嘻哈哈的鬧成一片，曉得是他們約了在裡面操練比賽武藝。心中想道：俗語說得好，老不搭少，少不搭老，我如跑進去，反轉帶累他們拘拘束束的沒得自在。我何不躲在一僻靜地方，悄悄看他們的本領究竟如何。主意已定，便輕輕巧巧走進詠絮軒，那迎面窗外左邊一棵冬青，右邊一顆櫻絡，把窗子遮得滿滿的。恰好推開窗子，從那櫻絡疏處看見對面，外面卻看不見裡面有人。祝三公走進軒裡，拖了一張天然椅當窗坐定，輕輕地把那窗子推開半邊，向對面望去。

此時卻見周義伸了一個指頭向上，指上站了一個褚彪，扭扭捏捏的裝了一種怪像，嘴裡還拖聲拖氣的唱了幾句青陽調，旁邊一些人看了笑得直滾。祝三公暗道：這個怪物，雖然生得個醜不過，本領也算是很為得過了。就這眼睛一眨的功夫，那褚彪忽然同燕子似的飛身而下，向地下一躺，跟後同游蛇似的頭同腳靠到一起，那腳便拗了架在頭上，頭又拗了翻到腳上，這時身子卻變成一個圈兒，那頭便慢慢的由圈兒串進，大喊道：「你們來兩人，一個代我拖頭，一個代我拖腳。」祝善、祝慈便笑嘻嘻的走過去兩頭一拖，但見褚彪把身子打了一個結，就地滾了幾滾，忽然褪開，望起一站，大眾喝了聲彩。祝三公道：「這人的輕功雖不如我同三妹，軟功還要加在我們之上。可見世上的英雄豪傑不能以言貌取人。」

這裡褚彪卻才要過，那邊周仁、周義每人手上扒了一把泥，揉了兩個泥團，便向祝善、祝慈、祝三妹道：「愚弟兄得游貴國，三生有幸，不可不留點遺蹟，如東吳試劍石之類，以為後日之佳話。」說罷，周仁、周義揀了一片有五尺多高的山字石，上面有兩個峰頭，約有四寸闊三寸厚的光景。兩人先驗了一驗，便退到百步之外站定，每人認定一個峰，一泥九打去，只聽「撲撲」一聲，每一峰頭上穿了滴圓的一個小洞。大眾也喝了聲彩。這時祝三妹卻見他們耍得有趣，也高興起來。將袖卷了一卷，一縱身上了木架，在頭上扯了一根青絲髮，由架上鐵桿橫擔穿過，打了一個結，將兩膀套進頭髮圈裡，兩腳懸空翻了兩三套架落，然後落下。周信喝了一聲彩，說道：「我這頭髮因裝和尚過關，到今日還不曾長，就借女英雄的青絲用一用罷！」說著一縱身上了架子，也將兩膀套在頭髮圈裡，身方一擱，只見周信向下一落，上面「撲撲」的滾下兩樣東西，周信兩手繡著一個頭髮圈兒，交代祝三妹道：

「幸未損斷女英雄的青絲，原物奉還。」祝三公初見周信墜下，以為周信只有硬功，因將頭髮墜斷，不免暗暗笑他坍了一點小台；及見他把頭髮圍還了三妹，依然一個整圈並未斷壞，方知由上面滾下來的兩樣東西是架上的鐵橫擔，被發絲套斷落下。他曉得這樣手段，非硬功做到極頂不得能毅，止不住「喔喔」的喝了彩。

大眾一聽，方知有人躲在詠絮軒觀看，一同便尋上軒去。祝三妹向來性情最躁，他一個人便在前走，才走上階沿，恰巧祝三公因他們停手，也便跑出軒來，恰巧頂頭大撞。祝三妹大吃一嚇，方知軒裡就是父親在此。後面周家弟兄也便上前，見了三公道：

「愚弟兄等現醜了。」祝三公道：「說那裡話，賢昆仲的硬功也算得有一無二了。就連褚壯士的軟功，學到這步田地也就難得。但這功夫之中，人皆曉得硬軟兩門，不知其實四門。硬功做到極頂，便為勁功；軟功做到極頂，便為輕功；勁功以神威勝人；輕功以逸興保己。諸位田此造就，不患不到此地步。想諸位正在少年有為之時，不難進取，如我老朽，只能出副眼睛在旁邊望望了。」說罷，又歎了一口氣。連同各人又到莊外閒遊了一會，直到鳥已歸巢，炊煙四起，方才轉回。那廳上的酒席已開得齊齊備備，恰好八人一桌。

祝三妹轉到後面，但祝三公兩日之間，處處在周信身上留神，看得無一點不好，拿定主意，要想招為女婿。初時周信本注意不破真元，修煉內功，那知此時一見祝三妹，也算真有前緣，便覺支持不定。後來花燭之夕，三妹便問周信有幾個姪兒，周信便將周仁幾子、周義幾子、並三兄四兄幾個兒子，多大歲數，統統告訴了他。

祝三妹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我就一身無子，也有香煙後代。何不仍然各守真元，煉成大道，不較那些楊花水性，種下許多孽障，剩一把枯骨歸於黃土高得多嗎？」

周信聽說，好生歡喜。因此雖做夫妻，不染塵俗。直到元世祖登極，他兩人遂隱於嵩山，不知所終。此是周信、祝三妹的後話，順便敘他一敘罷了。這時祝三公可算才代三妹選婿，真正看上了周信本領既好，人品又佳，委實是祝三妹的好對兒。覺得這一門好親萬萬不能錯過，酒過三巡，見三妹不在旁邊，便向周信問道：「周壯士，老朽不揣冒昧，有一個家務談一談。請問賢崑玉都到了南方，尊府家中什麼人照應呢？」周仁一聽，曉得漸漸打攏得來，便答道：「晚生有子，年已二□，尚堪支持門戶，同二舍弟共處一宅。三四舍弟家室子女均招贅岳家，五弟至今還未完婚。」

祝三公聽說，連忙問道：「五令弟雖未完娶，一定已經聘走過人家淑女的了。」周仁道：「也未成聘。」就到此處，忽然小呆子褚彪在旁邊就同老牛似的喊了一聲。

畢竟不知所因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